

復斥為亡命捕繫妻子公上疏論列以為窮冬水涸民太苦於挽運須稍緩程役且俟河流通快遣卒送之良使上悅從之由是知其愛民憂國之心遂至大用司馬池為光山尉適大內火諸縣調發竹木州縣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至乃別與民立定期限過期者罪之時盛度為太守聞之大怒既而光山輸竹為諸縣之先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社之賦輿就博州置場收受民大困於輦置而河朔斛斛不甚貴公戒民每斛就本州納價三錢季暮屬輓金就博州坐倉倍價招買時斛斛為厚價所誘來者山積五日遂足而餘金尚有數年公悉按等給還民間王濟主龍溪簿時福建諸郡皆科鶴翎以為箭羽既非常有之物官又迫促過酷民大不堪公諭民一面以鵝翎代輸仍急附驛聞奏朝廷從之旁及他郡噫嘻諸君臨民皆能如是彼勞擾者視之得無愧手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

贊曰
曰逸曰安 羣情所欲 一歲役民 三日已足 斧斤以時 網罟不數 山川又寧 鳥獸孳育 庸人擾之 鳧鶴斷續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

李日齡 傳 鄭清之 贊

廉七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傳曰事出無心偶至破之為惡已自不小若為財寶而輒至破之真大惡也請以能為已破家者復歸其產一二美事言之庶幾後之臨民或遇此事皆能如是於已破者方為有益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由官奪之蓄水以便漕運歲久陂壞漕運亦未嘗賴此久而為豪族所占田主屢訴不獲公到任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大家男女三百餘口復得其田不獲飢餓侯叔獻為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圍十里河貫其中最為膏腴佃戶百家皆成與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賈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賈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時為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當物為濫水所損估所損價當五千貫勸誠償之是時朝廷出

度支錢預俵民間令買鵬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議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凡欠負官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不敢開析一例抄沒誠之子孫遠至破碎相國未能雪正給還其田莫若更損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司已得倍利在誠子孫亦不至於狼狽郎中以為何如道古曰其實不知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於是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以此議召誠子孫諭之皆泣拜曰實荷公恩柰家貧何叔獻復召眾佃諭曰汝輩本出下戶以得李莊之利今皆復為倉廩變為豪民官賣此田而李貧獨患無力萬一為他人所得勢必撤廢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復享厚利耶若百家共贖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為汝寬其限責如此則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兩獲其利不亦可乎眾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彼破人之家而取其財

賢者能如是乎惜其莫悟天堂地獄端由乎此作何所見乃敢如此

贊曰

人之成家 基於艱苦 前遺後承 俯拾仰取 誰歟寇攘 輸掠其聚

當路之狼 苛政之虎 相在爾室 鬼瞰其戶

決水放火以害居民

傳曰水火漂焚世間禍害莫此為酷今乃決水放火以害居民罪其輕乎此其所以不為上真所容明神必戮也天聖三年大名府黃河燥口忽壩壞俱破水遂橫流其勢頗猛時韓魏公判北京忽一吏馳報燥口有一大龜久為壩患龜若潛伏水自安流龜若出浮水必汎濫今出浮矣為之柰何時使臣鄭圭奉命適至堤所一箭射殺其龜既而為龜所訴閻羅追攝鄭圭使與龜對其日適遇真武靈應真君下降颯吐羅山校勘生死簿蒙真君雪正將燥口妖龜向空碎為微塵不使人間復有此物為

人之害仍命直符押還鄭圭復歸人間然則水可決乎李轅事母最孝薄暮忽有客欲來投宿轅適臨溪烹雞客謂必以相款既而具飯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轅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雞不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天雨反風火即隨滅既而隣里聚觀乃見一人卧在大中所執火炬尚猶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當縱

火時明見一大神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則死矣言訖遂絕然則放火是可為乎

贊曰

長民之官 苟且畏避 遇水失防

與決何異 救焚不力 亦放之類

歸咎天災 逃責人事 原情定罪

心迹無二

奈人規模以欺人功

傳曰人之立功功雖歸已然宗廟社稷天

下生靈實皆賴之彼無能者其可奈其規模而幸其敗乎雖曰敗彼之功實是取國之事其為利害自不為小豈無罪乎震初之役楊業奉命討潘美進討既至虜又攻陷寰州業謂美曰賊鋒方銳卒未可戰宜引兵出大石路先遣人諭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即令將兵先出我師若至應州虜必悉眾來拒此時朔州吏民便可空入石碣谷內仍分強弩千人使守谷口所有騎士悉令援於中路如此則三州之眾必萬全矣監軍王侁沮之計不得行且責業曰君之此言豈畏死乎業曰吾非畏死行即死矣且祝美曰吾去公等可於谷口張功兵分強弩為左右翼以為吾援吾轉戰至此縱兵擊之必大捷也美如其言陣于谷口既而王侁乃以虜為已遁欲爭其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撫膺大哭復奮身決戰手刃數百人身被十數鎗力乏遂為賊擒不食三日乃死侁沮之功不立爭是以識者曉此凡任其責必先預為

之計貝州之役明鑑為將軍中有所奏請多為樞密夏竦所沮時文彥博為參政大不平之因自請前往督戰且面奏曰臣在軍中請得便宜行事更不中覆上從其請既至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者請穴地而入既而日夜穿掘晝則伏於穴內夜則棄土水中穴成從教場中出既出登城殺守者官軍繼進皆得乘絙而上賊帥王則於是與其徒張繼卜吉等突圍走出繼吉死於亂兵則為官軍所獲夏竦猶言賊恐非真及檻送至京方且語塞卿非潞公預為之計功不敗乎

贊曰
杜預平吳 羊祜之功 元齡善謀
如晦必從 事業既立 勲名俱崇
曾是樞心 齊私盡東 彼則敗矣
吾亦何庸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傳曰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而太上書以為戒者亦不善用心之一也不善用心固有

罪又有因此而構成莫大之禍結成無窮之怨者此則尤當獲大罪報也然則損人器物以窮人用其可不戒昔華嚴和尚妙於華嚴又且樂於講說以是得名從之者眾然好嚴餅鉢聽徒三百餘眾皆爭效之中有一僧道行獨高寢疾不出者已數月矣有一琉璃寶鉢頗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來自遠方餅鉢莫具或令從病僧暫借初拒不許力告乃從且戒至切齋罷宜速見還既而持還無何失足墮地破碎病僧大怒詬罵良久乃絕後數年華嚴移住嵩山時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皆在會中一日方講說間忽聞寺外蕭蕭作風水聲華嚴已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後少頃有一大蟒長可十丈努目張口徑趨而入眾將驚散華嚴止之且以錫杖約住蟒曰汝於三百眾中道業最高只為多瞋不從吾教今果至是尚為一鉢欲害其僧耶因命大眾為授三皈三敬及誦經呪為作懺拔蟒乃卷身而出華嚴召其弟子謂曰適來大蟒

乃汝師也累劫修行將證果位但以臨終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墮地獄自此流轉何時而已又白衆曰明日山後茶毗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茶毗訖華嚴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師明年當於裴家託生為女臨產稍艱必至怒害其母則業愈重爾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傳語必無他矣已而果然嗚呼彼修行者只為一必尚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意其怒時怒懷毒意故也

贊曰

制器尚象 蓋取諸易 或任私智

紊亂成式 輕重權衡 增損丈人

肆其欺謾 甚於毀擲 民無則焉

豈非凶德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傳曰民凡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榮貴者獨出其上福九有五曰富曰壽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榮貴者亦出其

上然則得到其地豈偶然哉皆其夙植德本故能如是彼不及者其可妄生憎嫉而起念願其流貶乎國初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宰相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焉

若改竄春州外示台坐竄貨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宣州上怒未已普於是以待語奏即日改竄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冠萊公之貶也丁謂之力居多初譏竄地時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謂當策筆頷曰欲與竄崖又恐遠涉鯨波乃擬竄雷州未幾謂亦坐事當竄拯時猶在中書適當策筆笑謂曾參曰鶴相始欲竄寇於崖且有涉鯨波之嘆今且煩相公遠涉鯨波一巡遂與竄崖然則見他榮貴願他流貶是可為乎

贊曰

名爵儻來 初匪實觀 媿彼花畦
抱甕以灌 風露潔鮮 煙雨散漫
榮枯瞬息 何足把玩 作如是想

忌心冰凍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傳曰第二十祖闍夜他問第十九祖鳩摩羅多曰我家素信三寶而常榮疾瘵凡所營作皆不稱遂至如隣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耶羅多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世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自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聞夜陀頓釋所疑羅多曰汝雖已信而未能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靜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便可與諸佛同矣嗚呼世之見人富有而願他破散者能曉此乎縱令富而不賢會有敗日在我則不可起心而願其破散也周義夫虹縣人其家大富顯于一方頗多恣橫隣郡有孫謙之者嘗從客成之義夫輒怒罵曰小鬼何知敢預我事及謙之登第為本路漕義夫猶怒罵曰彼

為監司亦奈我何一日識之按郡至虹廟
義夫捷人于市為被撻者所訴識之因諷
令訴其不法即日送所司根勘無何首事
者偶死于獄議之遂勅秦官吏移送他郡
義夫竟坐謀殺處死于孫皆編管家籍于
官不數年識之移漕河北適當軍興闔家
皆死于虜一旦破散無異義夫非其報乎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富家有失一小女奴
為其母爺所訴州委錄參根勘錄參舊有
求於富家不獲因劾富家以為父子共殺
女奴投尸水中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
亦無異辭惟若水疑之堅不署字因自出
已錢密令人訪尋女奴既而得之民遂得
脫若非遭遇若水為富民者亦不免為一
義夫矣以愚觀之非獨富民拜賜錄參亦
白拜賜富民若死錄參其有安乎

贊曰

龍驤之舟 可航萬斛 一葉掀舞
積羽猶覆 鵬鷁道迷 各適所欲
賦量不同 安分斯足 內熱自焚

如飲鴆毒

見他色一作美起心科之

傳曰生死輪迴不得解脫無非五陰無非
五蘊義本一同特譯家翻處字稍異耳何
名五陰歷歷分明色陰也領納在心受陰
也心緣此理想陰也行用此理行陰也汗
穢真性識陰也何名五蘊四大所成色蘊
也領納苦樂并不苦樂受蘊也取種種境
想蘊也諸心所法貪而不息行蘊也於所
緣境了別為性亦名心意採集所攝識蘊
也一切世人其於聲色妄生惑著莫不皆
由乎此使於色空有悟豈至是耶昔張寶
知成都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絕美蜀中知
名寶有意於私之因上元士女出游密令
入伺其出入微服竊窺一見果絕色也於
是徧託尼姑姝子密諭此意妻初峻拒久
而亦似有意無何李尉適以賊敗寶因劾
奏于朝送獄根勘獄具竄于嶺外遂死于
路寶乃厚賂尉母強委禽焉蓋尉妻嘗有
庸奴其夫之恨至是故亦樂從寶得妻大

喜妻亦滿愜其意於是相歡旦暮不捨無
何妻病恍惚常見李尉在傍未幾遂至乎
卒寶亦得病夢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
報尉已訴於上天取公期在旦夕公若深
居未必得便苟或輕出必為所執一日暮
坐遙見堂下竹間有一紅袖招之意謂尉
妻偶忘其告疾趨急赴既至乃尉毆且罵
曰你這賊若不以紅袖招汝汝肯來乎良
久口鼻流血踏地乃卒於是當知起心私
之詐目男子然默含許意實出女人與其
輕許而撥禍至是孰若確然有守於此生
中度此一報身乎嚴武少時與一軍使隣
居軍使有女頗美武竊窺愛之因百計誘
至其家遂與俱遁既而軍使知之詰問進
狀詔出制使收捕武懼罪夜醉女子解琵琶
絃縊殺沉之于水明日制使至則已無
獲由是獲免及在蜀得病明見女子在前
責曰妾之從君固是失行然實無負於君
君縱懼罪焉不捨我而去乃至見殺真忍
人也妾已訴于上天期在明日武慚懼請

命黎明卒於此蓋知女人稍有姿色往往易至如是使其一念不移凜然冰雪彼雖欲私可得私乎愚所以斷而言曰起心私之雖自男子默合許意實出女人也游賞之地墻壁之間其可不謹

贊曰

子真有言 賢賢易色 先聖之訓
必曰好德 哲婦傾城 賢德之賦
心失其正 至於狂惑 降志辱身
一念之惑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廉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傳曰李約為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忽病革遂約相見既至乃以一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為託女皆絕色明日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覬約乃悉籍其數寄之于官一女立為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舍之人無見者其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一時士夫莫不稱嘆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踞於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馬為之撫摩俄頃遂卒視其囊中乃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為賞其二以辦葬事餘八枕其腦下素書置之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屍所在子都引至墓下既而發開金書俱在子都聲名由是大振此皆前輩盛美載之方冊鏗錫炳耀聳人耳目固非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然亦不可不略舉一二庶皆知戒永嘉有

徐輝者以賈販為業嘗在丹陽貸一大駟錢一千餘貫未及償而駟死遂默不言駟家不知亦不復索其後輝生一子頗聰俊輝切愛之八歲乃病召醫市藥所費不可勝計久而貨財耗盡病猶未較病子一日忽語輝所親尼濕師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如此愛汝汝復何歸子曰我乃丹陽人也昔徐公貸我錢千緡幸我死不償今故託生其家自來取之耳言訖遂絕又有白元通者嘗欠東市楊筠見錢五貫四百文未償而筠忽死遂昧其事死後乃生筠家為驢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語我乃白元通也只為欠爾父見錢五貫四百文遂至如此今南市賣麩家亦欠我錢正如其數可速賣我於彼得錢償爾債便了也筠子如其言兩日驢死然則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豈遂已乎

贊曰

子胥報德 捐金於瀨 季札許劍
冢木是擲 在亡雖殊 我心匪懈